

女也何謂進士乎在



她们闯进大千世界

徐怀中 王意如

陆天明 张 宇

《收获》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画、插图：周小筠

她们闯进大千世界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187×1692 1/32 16.25印张 195千字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寻寻觅觅，就是人生”，这是回荡在本书所收四个中篇里的共同旋律。《李子园》围绕着谁来承包李子园这场风波，展示了农村改革中涌现出的青年农民创造新生活的智慧，开拓新道路的勇气。《她们闯进大千世界》反映了一群大学生在毕业之际做出的不同选择，经过一番波折，她们找到了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位置，愿做一片为大地增色的绿叶。《那边驶来一条船》让我们看到了人到中年时，爱情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及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艰辛的跋涉，执着的追求。《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赞颂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终生奉行的原则：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三代人都在寻觅，在寻觅中发现自己，在寻觅中走向未来。

目 录

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	徐怀中	1
她们闯进大千世界	王意如	70
那边驶来一条船	陆天明	139
李子园	张 宇	267

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

徐 怀 中

正如苏东坡贺欧阳修辞官退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面临大家晚年不可避免地都要面临的这桩事情，“愚智共蔽，古今一涂”，往往是“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一些人在党委会上发言，对离休退休制度的战略意义认识满深刻，一联系到自己名下，言语就变得含糊不清了。

应该说，到了年纪的老同志都还是很明智，很干脆的。比如 58162 部队后勤部长余清泉，虚岁刚满花甲，既无肠胃溃疡，又无心脏功能阻滞，要干还是可以干几年的，倒最先报名离休了。

师职干部离休，可以安排在省城，或是其它中小城市。余清泉提出要回老家去，不是回太行山老家，是要回妻子家乡去。同志们都劝他慎重考虑一下，如果老婆还在，当然一切没有问题。人已经不在，又不曾留下儿女，连老岳父老

岳母也早已去世，只剩下几间空屋，你孤身一个老头子住下来，以为是容易的吗？领导上知道，什么事他下了决心是很难改变的，终于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要求。受命到当地为他办理安置的同志尚在奔走中，他已经交运了行李，动身上路了。

他的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人们当不难理解。他无法忘怀已经去世十多年的妻子，无法忘怀五十年代初和妻子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偏背的小山村。仿佛他在通往村寨的那条光溜溜的石板小路上失落了他最为珍贵的什么东西，焦急地要寻找回来。

据说犀鸟（又名钟情鸟）一旦丧失配偶，另一只也就很难将自己的生命维持多久。不是郁闷而死，便是索性并拢翅膀，一头撞击在山岩上。人究竟不同，不象鸟兽那样缺乏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余清泉多年来忍受着失去伴侣的痛苦寂寥，工作生活始终保持了平静如常的秩序。如同强烈地震引起的弹性波消失之后，大地表层平复为原有的外貌。是不是因为人老了，变得爱唠叨的原故呢？过去他从不同人家讲起他丧妻的事，近几年不同了，他常常无法克制地对人家叨念起来：

“只要我能提前半个小时赶到，还可以最后见到一面。可是……”

讲起这些，心里不是滋味，照例又是一下打住，改了愉快的话题，开始讲述着他和妻子最初相识的情形。

那是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开国大典的同时，我们部队正在向大西南采取战略迂回。云、贵、川、康全境解放，随即

来了一个野战军地方化，一个师包一个专区，团、营包一个县，开展清匪反霸，组织群众春耕生产。余清泉在一个山区小县份担任工作队长。他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从未接触过的，又都是刻不容缓的许多事情，尽管时间紧张，他只在白天办公，天黑就难找见人了。周围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土顽活动相当猖狂，竟然有几个县城一度被他们“端”了。县、区政权，除委任了县委、区委书记，派驻了以部队干部为主的工作队之外，其它几乎是原封未动。留用的旧人员当中有些甚为可疑，所以余清泉一到夜晚就带一个小警卫员悄悄避开，让人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起初，最多在一处住两三个晚上，便转移一个地方。后来他选定城关附近一个叫牛背的小村子，住在一户姓涂的老农家里不动窝了。似乎转移来转移去，反倒不如固定一处更符合安全上的要求。于是，村寨上的女人们开始在嘀咕，说有人看见工作队长余同志给房东家姑娘大妹带了六尺阴丹士林布回来，大妹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做褂子，还是做裤儿。涂家老夫妇对这一类传言并不介意。岂止不介意，作父母的差不多是在有意张扬着，让人们毫不怀疑他们认定了这位余同志，硬是打算把女儿给他的了。

虽时隔多年，自然风光并无多大改变，山河依旧，夕阳如初，一切都保持了先前的老样子。还是那条石板小路蜿蜒而上，通向村寨。石板大小均匀，铺得又很规整，迈一步正好踏一块过去，从山脚至座落在山坳处的村寨，直到进屋，脚步不错乱，始终不会踩到石头缝缝的。

那天，余清泉带了警卫员从县城出来，照例在夜色朦胧

中踏上这条石板小路。忽然听见树棵里窸窸窣窣响，他警惕地摸到了腰间的左轮枪。原来是大妹，她笑眯眯地说，她打猪草转来晚了，正巧可以和余同志一路回家。大妹裤管卷过膝头，裸露出两条颜色健康的小腿。由于长年不受鞋袜的约束，脚趾分得很开，大脚板踏下去显得稳实有力。大妹许是感觉到了余清泉在注意她的脚，她说：

“我这样光脚板很难看，是啵？”

“不！此地兴的就是打赤脚。”

“你们大军同志总是鞋子袜子，严严实实捂着，不觉得烧脚吗？”

“我们习惯了。”

“你脱了鞋子试试看，光脚板走在石板上好安逸哟！”……

昨日一场雨，路沟里积满了水。余清泉部长以及军分区和县人武部陪同他一起来的几位同志，全都脱了鞋蹚水过去。随后余清泉便把鞋子拎在手上，赤脚从石板小路向上去。年代久远了，那石板磨得平光溜滑，踏上去冰凉冰凉。阳光照射了一天，冰冷中又透着一丝儿温暖，脚板心麻酥酥的。余清泉又有好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冰冷而又温暖的麻酥酥的感觉了，心里说不出的舒坦。

天要黑了，牛背的社员们已经各自回家。主妇们在忙着做晚饭，男人则泡一杯细茶——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家采制的苦丁茶了，靠在沙发上听着半导体收音机，所以余清泉他们进村，没有遇见什么人。他们刚刚踏上那石板台阶，一只黑狗尖利地叫着扑过来，龇出一口牙齿，好凶恶的。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捡起石头，或是寻找一根棍棒以自卫。余清泉竟一动不动，任凭那狗扑到面前。他诧异着，本应该是一只肥胖的老黄狗，那吠声也不对了，瓮声瓮气的才是。黑狗几乎要咬到他的腿了，他本能地起脚踢去，狗向一边跳开了，随即又攻击过来。

一个妇女出现在门口，她举起拳头威吓那狗说：

“瞎了眼的，不看是大军同志吗？！”

余清泉自己也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惊疑不定地望着这个女人，好一阵望着，以至那女人侧转身去，不敢再抬起头来。

余清泉第一次到牛背来，正是这样的情形。那只肥胖的老黄狗首先迎接了他，随即就见一个姑娘出现在门口，喝叫说：

“瞎了眼的，不看是大军同志吗？！”

于是老黄狗便乖乖地退到一旁去了。老黄狗很有灵性，从此同这位陌生的客人取得谅解，余清泉每次到涂家来，它总是不声不响，连连摇着尾巴表示友好。工作队长不必象到别的村庄去，往往由于哪家的狗叫个不歇，他担心被暴露了，只得换一个地方。

“大军同志！你们找哪个？”女人怯生生地问。

初次见到，大妹不也是这样怯生生地喊他“大军同志”的吗？

刚刚解放那段时间，此地群众几乎每天站在路口高呼“欢迎解放大军”的口号，于是乎对军人一律延用了“大军同志”的称呼。同样喊他“大军余同志”，而在余清泉听来，大妹那轻声轻语中却含有格外的亲切和热情。这位大军同志

不大会讲话，听话还是很会听的。

余清泉告诉女人，他不找哪个，只是想来看看这老地方，从解放到土改，他在这屋里住过几年的。女人略加思索，省悟过来，显然她已经知道这位风尘仆仆的老军人是谁了，连忙邀请他和几位同志进屋。

在岁月的剥蚀下，屋门槛已经残破不堪，只剩得矮矮的一截。余清泉迈过门槛，却把腿抬得老高。为了防止小鸡雏儿飞出去，大妹总是把好宽的一块木板堵在门口，工作队长出出进进，习惯了把腿抬得老高老高。

让余清泉愈加感到惊异的是，这屋里也同样有一对老夫妇，想必正是女人的双亲了。两位老人已十分衰迈，哆哆嗦嗦收拾起杂七杂八的东西，为客人们腾出一个坐的地方，女人忙着用几个饭碗为客人泡茶。这女人同当年的大妹相比，无论就年龄或相貌而论，都相去甚远。但余清泉却久久不能从第一眼看见她时所产生的那种惊疑恍惚中清醒过来。他甚至闪过这样一个背离唯物主义的念头：是不是大妹一家隐去自己身形，假扮了这一家三口，仍旧住在涂家老屋呢？

邻近的几家人先跑来看望大军余同志了，讲起来才知道，那女人原是后坪大队的。因为兴修水库，后坪搬迁了几百户人家，分散安置在附近各社队。牛背大队接受了这个单身女人和她丧失了劳动力的父母双亲，让他们借住了涂家的几间空屋。

女人名叫云先碧。不过，登记在户口册上的这个正式姓名早被人们遗忘了，当地无分男女老幼，只管喊她“皇帝

娘子”。

二

松泡泡的砂壤地，特别宜于出产花生，轻轻拔起一株茎蔓看，根须上那饱满的果实嘟嘟噜噜，数不过来的。是否也由于地势和土壤的关系呢？我国西南部被一重重山岭和云雾包裹着的某些边远的苦寒地方，历来就特别能出皇帝。当然，这里指的是在史书典籍上无从查考的那种野生皇帝，而不是讲他们确曾得过天下。到后来简直弄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随便一个什么人，只要敢于站出来宣称他本人正是当今“真命天子”，就不愁会有众多的人对他崇奉膜拜，会把他的任何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当作金口玉言，深信不疑。

解放以后，虽经过了“镇反”和历次教育运动，这种稀奇事情少多了。但是遇有饥荒年景，随着社会治安情况的波动，准会又有几位皇帝出世的。他们之中，有的颇象是行家里手，不曾疏忽了取一个新的国号，改立年号纪元。有的则稀里糊涂，只晓得即位称帝，既不照君主政体办事，也不搞君主立宪，不见任命首相或内阁总理大臣，一人之下，便是什么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等等，实在是非驴非马，好玩得很。至少海军部长一职就先不忙设立，他们从祖辈起不曾走出过那一道狭窄的山谷，有谁知道海者为何物呢？何不暂缓一下，将来有此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也不为晚。

那末，帝王之家享用的又是什么样的华衣美食呢？说

来可怜，这山风凛冽的高寒地方，人们从生到死很少有谁穿过棉衣。冬日来临，连皇帝本人也只能依照世代习俗，把自己所有的单衣，长短不齐，一层套一层穿在身上。夜晚睡在火塘边，烧起耐燃的树疙瘩，乌涂狼烟呛得直流泪。有一床筋筋吊吊的棉絮就很不错了，许多人是靠一件棕毛蓑衣过夜的。吃的是粗粗拉拉的包谷饭，舀一碗冷水，撒些辣椒面面进去，用生菜叶子蘸着，辣乎乎的哄着嘴巴把一餐饭咽下去。至于那些皇帝娘子们，无论是“东宫”、“西宫”，还是“正宫娘娘”，只不过获得一个尊荣娇贵的封号，一律不脱产的。她们时常要搭帮一起，背起背篓上山去打猪草。

“卫星齐上天，吃饭不要钱”的兴高采烈的一九五八年过后，随之而来，此地人们便只能靠着漫山遍野去寻找粗粝苦味的蕨根来填饱肚皮了，以至于造成了一段时间出生率的空白。老年人们谈论着，这年月怕又该要出皇帝了！

果然出了一位皇帝。此人本来是县畜产公司的采购员，因为手脚不干净，被开除公职回了家。他读过一年高中，从化学课本上得到了一点营养学知识，知道维持人体代谢过程所必需的各种氨基酸，主要是在动物蛋白里。而将动物蛋白丰富的猪肝牛肉等等，和黄豆一类含植物蛋白很高的东西适当搭配，其营养价值则会加倍强化。采购员独出心裁，就以猪肝和黄豆这两味“主药”配方，治愈了几个由于极端营养不良而已经完全无望的人。并无其它任何奥妙，仅此一端，就足以为他自称为皇帝奠定了舆论基础。人们争相传言，义务替他宣传，说他是受命于天，出来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连当地的一些社队干部，私下里也都

讲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后坪大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社员，全身水肿，奄奄一息，也是服用了这个采购员的“药”才保住了性命的。不等病人身体复原，采购员早托人向她的父母提亲了。这就是随后成为一位新闻人物的云先碧。

如同一只小动物，本能地觉察得到盘旋在高空的鹰鹫怎样威胁着它；这姑娘每回赶场，总逃不过要遇到畜产公司采购员。即使她背转身去，也能感觉到对方眯起一双充满了邪念的近视眼盯住了她的身体。她早有了不祥的预感，却万万想不到事情竟会是这样非同小可。现在已经不是地面上的一个无赖强要讨她，而是当今皇帝选中了她。这使她除去厌恶之外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恐怖感，她几次从家里逃出去，都被找回了。到了日子，采购员那边吹吹打打来接人了，她这边哭闹着，头直往墙壁上撞，横下一条心不让人活着把她弄走。父母亲见女儿这样，心都碎了。又有什么法子呢，了得！这不是同平常人家作亲，随便不得的。最后只好用红绸布把女儿绑在一副滑竿上，让人抬起走了。

一个尚不谙人事的农家女，就这样作了“皇帝娘子”。

余部长记起来了。那年他接到妻子病重的电报，赶来牛背。走在街口，忽然看见一个年轻妇女，穿一身花红柳绿的新衣服，沾了好多泥污草屑，两根发辫散开来，披盖在肩头上。赶场的人们向两边闪开，为她让出一条夹道，女人象一个梦游者，自管痴痴呆呆向前走去。余清泉向人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位“皇帝娘子”，从省城监狱里放回来的。

新娘子刚刚用滑竿抬到，公安人员也正巧赶到了，亮出

逮捕证，当场给一对新人扣上了手铐。很快便见贴出了布告，原畜产公司采购员装神弄鬼，自称皇帝，从事反革命煽动破坏活动，被判了无期徒刑。据说云先碧本来也要判“无期”的，经过调查，改变原判，劳改半年释放了。人们议论说，实际上并不干这女人什么事，她是受坏人坑害的，下狱劳改是活活冤枉了她。一些并不了解缘由的人，则认为这样处理够便宜她的了。作为正式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一个法定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总不能不受到一点应有的制裁。哪个喊你不老老实实当你的社员，既是要作“皇帝娘子”，陪着皇帝老公蹲几个月班房，也就无话可说。

当年工作队有部队机关下来的一批女同志，那些女兵娃儿，穿起有意用力洗褪了色的淡黄淡黄的军服，打起绑腿，腰间扎一根皮带，两条辫子甩打甩打的，看着好喜爱人。此地的姑娘媳妇争相仿效，也都蓄起了双辫。大妹头发密实，辫子格外粗大，稍一弯腰，就滑落到胸前来。她并不上手，梗起脖颈把头这边一偏那边一摆，沉甸甸的两条大辫子便一左一右悠到背后去了。这“皇帝娘子”竟然也有着同大妹一模一样的习性动作，时不时摆摆头，将两条辫子悠到背后去，又随手梳理一下散乱的鬓发。

进入八十年代了，以梳辫子为新派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现在即或象牛背这样小地方的妇女，又何尝不是要定期进城电烫冷烫呢？在如此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皇帝娘子”由于头发稀疏而细得可怜的两条直槪槪的小辫子，看上去就不免有几分古怪好笑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一绺一绺间杂着白发，额头也已经布满了琐细的皱纹，深

深下陷的两个眼窝儿笼罩了阴影，嘴角向下撇着，瘦削的肩头也拖塌下去了，依然顽固地坚持蓄着两条辫子，太不相宜了。

有谁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古怪和顽固呢？当她仿效解放军女同志，精心编起曾经是甩打甩打直拖到臀部的两条大辫子的时候，把一个山乡小姑娘的全部欢乐和幻想编进去了，她保持两条辫子，便永久保持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斑斓多采的少女时代。

三

军分区领导同志曾建议余部长先住在分区小招待所，等着按标准在牛背为他建好了房，再搬来住。余部长谢绝了，说在房子建好之前，他住在涂家老屋里就很好。

涂家三间瓦屋，左边一间先前是老夫妇两个住的，除去一个大灶火台，大半边漏雨很凶，不好住人。右边一间当初便是余清泉和大妹结婚的新房了，现在由云先碧一家三口人住着。大队早批给了云家屋基，料也备得差不多了，只是要等到农闲，才好请大家来帮忙起屋。队上倒是讲过，先给他们找个住处搬出去，不想大军余同志说到就到了，一时来不及腾开。于是只好在堂屋里“天帝君亲师”之位旁边支起一张单人床，请余部长先将就住下来。

晚上，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都来和大军余同志坐夜，连前几年才嫁到牛背来的那些年轻媳妇们，也抱着奶娃儿来了。她们其实从不曾见过余清泉，却没有一个不自

以为是同他相识已久的了。在牛背人的心目中，这位老军人正是叶落归根，回到了他的祖籍。尽管他这么多年很少到牛背来，人们却无时不从不大妹感觉到他的存在，甚或比他本人在这个山村定居下来，更让人深切地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他既然塌下了心把女人留在牛背，早晚他本该要回来的。大妹不在了，人们仍然相信他要回来的。他果然回来了，虽是晚了，他还是回来了。那班年轻媳妇们大呼小叫相互邀约着：

“大军余同志回来了，快去望哟！”

“快到涂家去望，大军余同志回来了！”

牛背小学的周老师正在县教育局开会，听到消息，当晚就赶夜路回来看望余同志。周老师五十年代初便被派到牛背小学任教了，她年纪小，和那些超龄的女学生们站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这个热情活泼的乡村女教师，也学着解放军工作队女同志，腰间扎一根宽皮带，一天跟随她们到各处去写标语，宣传讲演。工作队长和房东女儿结婚，有她在中间发挥过桥梁作用的。多年没有见面，周老师也已满头发白，余清泉简直不敢认她了。

人们正有说有笑，忽然沉寂下来，没有一点声息了。小娃儿们看见大人脸上一个个失去了笑容，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也都不敢再作声。只听见几个老农嗷嗷地在咂着竹根烟杆。屋里雾气腾腾的，昏黄不明的二十五瓦灯泡更加黯然无光。显然人们不约而同想念起了去世的大妹，空气一下变得那样沉重。

部队一些同志，家属不够随军条件，能找到各种变通的